



清高宗

十全英主

攘外安内

盛世昌隆

醉雁编

乾隆



西苑出版社

十全英主

醉雁编

乾隆

清高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全英主——清高宗乾隆/醉雁编.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210 - 626 - 0

I. 十… II. 醉… III. 乾隆帝 (1711 ~ 1799) —传记 IV.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384 号

十全英主——清高宗乾隆

编 著 醉雁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 - 88624971 传 真: 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 xycbs. com E - mail: xycbs8@ 126. 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0 - 626 - 0

定 价 29.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乾隆是清代入关后的第四任皇帝，是雍正帝第四子，姓爱新觉罗，讳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卒于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终年88岁，葬于河北裕陵。乾隆死后的庙号为清高宗纯皇帝，史称乾隆皇帝。

弘历即位前，封为宝亲王，少年的他聪颖过人，能文能武，行事恩威并施，十分有才干。雍正对他的寄予厚望，这在皇子中是无人可及的。1735年，雍正驾崩，乾隆顺利继承皇位。乾隆即位后，首先面对的是逐渐升温的朋党之争。他在上台伊始，便明确表明痛恨朋党之争，禁止私立朋党，以警告当时朝廷如日中天的鄂尔泰和张廷玉两派。但他由于此前未曾基本接触过政治，缺少经验和威信，亦未能有任何亲信，故而初政面对朋党以及宗室的压力，举步维艰。他采用各种手段让张、鄂两派互相牵制，慢慢回笼权利。乾隆四年“弘皙逆案”后，他一心将宗室排除与政权之外，充分利用军机处的功能，独断乾刚，使得君主专制空前加强，中央集权到达顶峰。

乾隆在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务实足国，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从乾隆初年至中期，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志得意满、思想僵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无法摆脱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矛盾激化状态，这使乾隆帝的一生罩上了阴影。

勤政爱民是乾隆所标榜的一贯主张，清政府很多官员因此以关心民事为己任。在乾隆所信用的能臣中，还有不少清廉之官，如大学士孙嘉淦、江西奉新人甘汝来等。乾隆要求地方督抚大臣实心任事，反对虚文。他还大胆启用曾被雍正贬谪的各类有能力的官员。



清高宗乾隆

乾隆在位期间，无论文官武将，有能力和抱负的人，不计其数，包括傅恒、兆惠、阿桂、刘统勋等，均为他所提拔，但是由于清朝皇帝强大的政府控制力以及“本朝无能臣”的主张，臣子的才能被笼罩在皇帝巨大的影子底下，他把所有人的荣誉变成了自己的荣誉。

乾隆在发展社会生产方面主要继承自康熙和雍正以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最大成绩是对雍正时期“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及“火耗归公”等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乾隆听取大臣张广泗的建议，对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为主、征讨为辅的手段，将少数民族的叛乱快速平定。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清朝国力达到顶峰。

乾隆一生大权独揽，君主专制为达到中国历史的顶峰。他可以为百姓免粮治水，赈济灾情不惜一切代价；也可以不留情面地镇压各种反对他的势力，他当政期间，残酷血腥的文字狱比比皆是，动辄百十条人命，连杀封疆大吏的事情并不少见。

乾隆晚年自称“十全老人”，夸耀自己的武功，但乾隆的“十全武功”，情况不同，性质各异：有镇压民变，有平息叛乱，有扬兵耀武，有小题大做，有得不偿失，有多管闲事，有维护正义，有反击侵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十大武功”，决非是真的十全十美，由此也体现了乾隆帝的虚荣浮华。

总的来说，乾隆执政的六十三年，其所作所为总体上受到了当世和后世的肯定，其在百姓心中也一直是明君的形象，但是其政策的许多错误是不可忽视的。而且，以乾隆中期为界，清王朝开始走向它的衰弱。本书利用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多视角、全方位地再现了一个聪颖过人，能文能武，行事恩威并施，有才干并风流自负的历史人物。书中图文并茂，资料翔实，生动感人，引人入胜。

编者
2010年



目 录

第一章	乾隆初政	(1)
第二章	打击朋党,整顿吏治	(33)
第三章	初征金川 大败而归	(70)
第四章	斩相诛帅	(99)
第五章	再征金川 大功告成	(126)
第六章	严父慈祖 多情帝君	(145)
第七章	纪昀流放	(171)
第八章	追讨叛汗	(181)
第九章	盛极渐衰 英君重病	(260)
第十章	三载太上皇 英君病逝	(337)



第一章

乾隆初政

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胤禛之子弘历为钮祜禄氏生于雍和宫。

弘历长得仪表堂堂。长方脸，挺直的一条鼻子，天圆地方，两耳大而肥厚，一双眼睛澄澈如水。在同龄的孩子中，个子很高。外表如此，智慧、胆气更觉可贵。弘历从小就被养在康熙皇帝的宫里。那段时间，储君问题长时间折磨着老皇帝，父子成仇，兄弟反目，垂暮老人内心是痛苦的。如今，这个小孙子成了他的精神寄托。四皇子胤禛常常借着去看弘历的机会，接近父皇，父子俩因为都爱弘历的原因感情上有了共鸣，康熙皇帝把目光自然地转移到了这位儿子身上。胤禛这步棋算是旗开得胜。

少年弘历在武事方面的突出表现更是赢得了皇祖的欢心。弘历当时年纪不大，但胆识过人，很早就能够射箭驰马，有时“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已经年迈的康熙亲自指导弘历射箭，传授要领，不断地夸赞这个皇孙很好地继承了祖风。为了使弘历增长见识，掌握更多的武事本领，他还让善用火枪的皇十六子教导弘历练习火器。初次练习，在百步之外缚一羊，弘历一枪毙羊，康熙听说以后，自然高兴万分。康熙还让弘历向十二叔学习骑马射箭，弘历勤学苦练，技艺日长，不管是在圆明园练习射箭，还是在南苑行围，少年弘历经常连发连中。作为一名垂髫少年，弘历的英武之举自然赢得了周围人们的称赞。

皇祖既然着意培养少年弘历，自然少不了接受康熙的不断考察。有一次到南苑行猎，因为枪靶竖得较远，年少的弘历抬不稳沉重的火枪，枪中放置的火药弹丸也少，这样一枪发出，弹丸未及枪靶，但是奇巧的是，弹丸从地上反弹起来，又打中了枪靶。康熙帝为此大加赞赏，特别赐给弘历一支“旧准神枪”，乾隆一生把它视为至宝加以珍存。

弘历从小受到皇祖的特别关爱，为他以后登临皇位赢得了政治上的先声。乾隆后来曾回忆说道：“当年诸孙行，惟朕承恩最。赐居亭畔室，虬枝森一带。盛夏如秋深，日夕静相对，稷稷吹衣襟，各种守清泰。转瞬成夕游，感企展图画。”在皇祖的特别眷爱之中，少年弘历学识迅速增长。



清高宗乾隆

正由于弘历少年时代这一特殊的经历，在雍正王朝，诸大臣由此普遍认为弘历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者。而在雍正帝赐死弘时以后，弘历变成长子，从中国古代皇太子立嫡立长的封建传统来看，王朝的大统更是顺理成章地落在了弘历身上。

雍正十三年（1735）的秋天与往年不同，冷雨一直零零星星地下着，天阴得很重。

八月二十四日晨。雍正崩驾，皇四子弘历登基，第二年改年号为乾隆。乾隆皇帝诸多厉害手段在即位不几天便使出来了，震惊朝野，人言纷纷，都以之为有道明君。乾隆上台后公布的第一道诏令即是为老八、老九之人平反。“胤禩、胤禵咎由自取、获罪已死，但其子孙仍为天胄支派，若俱摒弃宗室之外，与庶民无异。当初办理此事诸王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是奏。”这份诏令虽则一时拟出，却没少耗乾隆脑筋，胤禩、胤禵系皇阿玛一手整死，铁案如山，设若一举推翻，彻底为之恢复名誉，岂不是打皇考的嘴巴。若是轻描淡写一两句，不切实题，又何谓平反，又怎能振雍正一朝之严刚之气，故而乾隆深思熟虑之下，用瞒天过海的手法将责任加之诸王公大臣头上，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样乾隆既免了不孝、忤逆之责，又给皇考找了个优点——虚心纳谏，用心可谓良苦矣。一举既成，平反之势如排山倒海，喷涌而出。

一个月后，被雍正强行改名为“阿其那”（狗东西）和“塞思黑”（猪猡）的胤禩、胤禵及其子孙重见天日，恢复名号，收入玉牒。此后接二连三，一大批被禁高墙的宗室王公也翻了案，获得自由，都被释放回家，还有，乾隆那个冤死的二哥也被恢复皇子身份，收入玉牒。随着宗主王公的获释，全国上下一些无辜蒙冤，罪轻罚重的官吏士子，也从囹圄之下解放出来，因贻误军机而被判死刑的：骁将傅尔丹，以明觉之罪处斩监候的总督蔡挺，以及诽谤程朱、发配军台的谢济世，均被赦免。一时皇帝的朱笔之下，每日都要响起一连串震动天地的惊雷，宽大政治像乾隆元年的春风一样，不但将新皇的“宽仁”送到了王府宫邸，也飞入了寻常百姓之家。

乾隆继位后，虽然一心想掩盖父皇的暴死，可不知为什么，京城还是刮起了一股旋风，而且不几日这股旋风便吹得家喻户晓。那是一则不知从何处传出的消息，说雍正皇帝是被吕四娘刺死，吕四娘系吕留良之孙女，幸存之后从师学艺，师傅原本是明末帝之女——长平公主，对清皇帝也是切齿痛恨，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师徒二人全力协助，于深夜潜入圆明园寝宫，将雍正刺死。如若消息是假，乾隆宽仁大量，自无可厚非，也不予

清高宗乾隆



乾隆朝服之像

查究。然而，雍正被吕四娘行刺而死的消息如今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说皇上遭了天谴，就差没说出死有余辜四字，算是给新君乾隆留了半分情面。这还了得！乾隆把老臣张廷玉招来询问。

张廷玉当然知道，而且已暗中作了调查，只是尚未查出结果，不过主意倒是早想好了，见乾隆一问，便收了面色，侃侃而谈：“臣子认为所谓流言飞语，均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等时日一长，定不攻自破！”

乾隆又笑：“衡臣之见是要朕闭目塞听，自欺欺人？”

张廷玉头脑轰地就大了数圈，冷汗又出：“微臣确无此意，自听得飞短流长之日，即已着人明察暗访，只是目前尚无结果，所以从长远打算，而出此言。”

乾隆看他又是汗流浹背，知其所言非虚，也不想让他太过于为难，于是叹道：“衡臣，不是朕出言无状，先帝鞠躬尽瘁，为国劳忧，死而后已，如今竟遭此诽谤，先帝九泉之下何以瞑目，朕又有何面目可立于天地之间？”张廷玉心想大行皇帝之死本就离奇古怪，横死之说是谁都会揣测一二的，如今你倒得了便宜还卖乖，欲以一己之利掩天下悠悠之口，大凡飞短流长，除非蓄意为害者，又何尝都是捕风捉影，空穴之说，你对着我穷追猛打，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可是眼前这个新帝乾隆心机比他老头子还



清高宗乾隆



雍正皇帝

深，不能以“沉默”面对，张廷玉无计可施，也只有仿效古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了：“皇上，臣下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乾隆从书案前探身起来：“如实讲来，朕恕你无罪！”

张廷玉牙一咬，心一横，闭着眼睛说了起来：“臣以为两害相权，必取其轻，事既已至此，为免先帝横死刺客之语成为口实，必得改弦更张，声东击西，皇上发诏以言先帝逝去的原因，以取代流言，阻住非议！”乾隆禁不住连声冷笑，他是真气了，张廷玉说了半天是把他逼到一条死胡同里，还是让他承认先帝之死并非正常。以弘历之仁，也有些把持不住，嘶声说道：“好妙的主意，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让朕怎么下诏天下，以正谣言，如是一举，岂非更是掩耳盗铃，显出做贼心虚。”

张廷玉反正是豁出去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皇上，微臣本已明言，舍却此法无有他法，皇上明辨是非，大智大圣，臣一孔之见，皇上如认为不可，臣下别无他言！”

乾隆见张廷玉也动了真气，自己反倒冷静下来，连连赔笑：“衡臣，朕是一时急躁，唉！先帝尸骨未寒，为子者岂容此等事体狂妄蔓延，衡臣，你再仔细考虑，朕心神已乱！”

张廷玉怒气渐息，低了声气：“皇上，为今之计，仍有一法，只是皇

上至今正以仁宽抚民，骤然变严刑律，恐有不妥！”乾隆十分聪明，一点即破：“衡臣之意是射人射马，擒贼擒王？”

“正是！”“这马何处射，王又何处去找呢？”张廷玉精明老练，临急生智，方寸之间也已有计，于是沉声说道：“若无别法，则也只有一途，找一个替罪羊，也可起杀鸡吓猴的效用。”乾隆皱皱眉头，姜是老的辣，可这辣怎么都觉得不太对味，便半讥讽半嘲笑地说：“衡臣，这替罪羊一杀，人人自危，京师百官像一群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自顾不暇，朕又何以治国？”张廷玉心中有数，俯地奏道：“皇上，流言如风，况且又无明证，杀人做尤，以为吓猴，可惩前毖后，至于人人自危之说，诚属多虑！至于替罪之首，臣已有人选，普救寺道士贾士其，妖言惑众，按律当斩，罪大恶极，以之为此计张目，也非不可！”乾隆沉思很久，贾士其确实罪大恶极，非但妖言惑众，并且掳人妻女，先奸而后杀，实为死有余辜之人，前些天方被九城兵马司缉拿归案，暂押天牢，证据确凿，只待审理，如今百计无着，也唯有此法，反正除恶即扬善，于是沉声说：“衡臣，这事就归你办了，只收效即可，勿大肆张扬，至于先帝死因，亦可酌情理论，诏告天下，噢！对了！飞语之因烦劳衡臣仔细盘查。”不久，道士贾士其被以妖言惑众的罪名斩首了。老百姓的窃窃私语一时间平静了。

已近夏了，天气燥热。秋蝉已经不停地叫唤。这天，乾隆坐着一乘小轿与侍卫张五哥默默地走在夕阳的余霞中。乾隆出了一身汗，时不时想将衣服扣子解开，碍于面子，只将一把折扇呼呼地摇。他们是去十四贝勒胤禩家里，胤禩自雍正元年即被吩咐去守陵，三年刚满，后受胤禩牵连，禁锢在家，至今已历近十年，未曾出门半步。雍正大丧，他虽是臣弟，因有先帝遗命，未能参加，其实乾隆事先派人通知了，胤禩执意不愿，以大行皇帝生前不愿见罪臣弟，何故死后搅他清静。乾隆把这件事想了很久，皇阿玛谆谆告诫，老十四是伟丈夫，雄才大略，如能为你所用必如虎添翼。况且，老十四虽气性极大，谅他这数年禁锢，也磨蚀个八八九九了。可是乾隆心里依旧七上八下，他小时候见过胤禩，温文尔雅，囚禁几年之后，发了疯，整天呼天抢地地大叫，孤魂野鬼一般，夜间如柔鸟啼血，惨不忍睹。十年之后，人能变成什么样呢？谁知道十四叔会不会突然发了疯虎脾气，弄得他下不来台。也正是因为此，乾隆决定只带了侍卫张五哥，以免朝臣在侧，生了事端不好收场。

十四贝勒府还是原来的模样，在暮色下一片巍峨挺立，院墙足有五丈高，接层的痕迹极明显，是十四贝勒遭禁锢之后重新又砌上了一截以示警戒。其实，以此墙防十四贝勒明显是差了点劲儿。门口原有两只大青石狮子，冷冷清清像一个废弃已久的荒宅，高墙外杂草丛生，只有岗哨日常走



清高宗乾隆

动之地有一条踩出的道路，夕阳荒草，颓败门庭，总体给人萧索凄凉的破落感。

乾隆走进大门下的小门，此刻门里面木呆呆地站了两个笔帖式打扮的人，张五哥还未说话，那两位反应倒敏捷，厉声说道：“什么人？站住！”说着话就把腰间单刀“唰啦啦”抽将出来，作欲上状，张五哥也不惊慌，沉声斥道：“大胆奴才，还不下跪迎接，皇上来了！”那两位也未见有啥神情变化，“扑通”两声趴到了地上，猛地叩头，砸得青砖直响，乾隆也不生气，轻声说：“起来吧！”就径直走入了栅栏，栅栏是用手指粗细的铁棍焊制，非常牢固。乾隆进了门，四顾游目一番，忽然想起，回头问那两个战战兢兢跟在身后点头哈腰的笔帖式：“十四爷没睡吧！”两人连连躬身回道：“回皇上话，十四爷每天都四更天以后入睡，这几日身子骨儿不好，只怕这会儿还在炕上养神呢！”

“你们前头带路！”乾隆说着便往里走，两个笔帖式连声叫：“是”，转身从门房里挑了两个灯笼出来，弯着腰往前走。天已全暗了，灯光能照亮眼前的方寸之地，还是朦朦胧胧的，过了朱漆剥落的二门，院里更黑得难走，像一步踏进了幽冥地府，满院子都是青蒿、野草棵子，长得有半人高，几个人就从杂草掩映的一条凸凹不平的小路上走过去，草丛中不时有簌簌的搅动声，远处在暗淡的西瓜灯下站着几个佝偻着腰的老太监，不时一声声咳着，屋里一盏青油灯放着冷森森的光又从窗纸上泻出来，乾隆知道那灯下便是早已没有昔日叱咤风云气势的十四阿哥，他的亲叔叔胤禵了，想起昔日十四叔得宠之日，十四贝勒府仆从如云，欢声雷动，又怎知有今日颓境，心下凄然，加快脚步进了屋子，轻叫了一声：“十四叔！”青幽幽的灯光下，映着张檀木大床，床上凌乱的被服包裹着一颗头发同样凌乱的头颅，身子整个在被窝里埋着，脸冲着墙，乾隆看不清楚，却知道他就是十四叔胤禵，想起小时候被十四叔抱着骑在马背上，那时的胤禵，雄姿英发，虎背熊腰，可是如今呢？张五哥往前跨了一步，鼻尖差点碰到了胤禵的头发，似乎一个哆嗦，张五哥猛然又退了一步，捂住鼻子叫道：

“十四爷，皇上看你来了！”一语说完，突然悟出了什么，立刻把手又从鼻子上放了下去，脸上神色却极尴尬，乾隆也已闻到一股腥臊恶臭味，却凝立了不动“皇上……看我？”胤禵在床上动了一下，侧身向外，喉间一阵咕啞，才翻身坐起，满含敌意地盯着张五哥，把张五哥吓得一连退了几步。乾隆已有许多年没见过十四叔，强抑悲痛，灯下望去。见胤禵看上去足有五十多岁年纪，半苍的发辫蓬乱成了一绺一绺，脸色苍白憔悴，极像十三叔怡亲王胤祥，只是面相呆板了些，那两只眼睛隐在板刷似的眉毛下，在灯影里幽幽放着蓝光，张五哥就是被他这眼光吓退的，此刻见这个罪人见了皇上居然稳坐不动，一脸麻木冷漠，心中有气，碍于皇上在屋，

清高宗乾隆

却不敢发作。半晌，幽幽灯影中，胤禔的眸子动了一下，冷冷说道：“皇上，你是来赐鹤顶红的吧！”鹤顶红是毒中之冠，王公大臣赐死常以之配备毒酒，所以胤禔有此问，乾隆一颗心如被猫咬犬撕，近前一步，躬身施了半礼，声音哽咽着说：“十四叔，你误会了，十四叔明日就要出这牢笼，怕请安来迟不恭，特地来看十四叔！你身子骨儿可还康健？”

“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多劳皇上关心，可惜呀！”胤禔嘴里像含了冰块，声音颤抖得如同风里的秋叶，却又带着沁入骨髓的冷意：“哀莫大于心死，皇上也见了，反正到了这一步，放不放都无所谓，不过呢！放了我对你父亲是背叛，却可以给你换个好名声，不放呢，你倒不失为一孝子！”胤禔半调侃半揶揄的回答把张五哥气了个半死，心说你不就是个犯人吗？搁我张五哥手里，捏死你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乾隆心中酸楚，况且事先已早有准备，别说是胤禔说话难听，就是从床上跳起来打他一顿他都不会挣扎半分，因此等胤禔说完，又趋前说道：“十四叔，您不记得了，侄儿小时候和十四叔学骑马，在避暑山庄那块大草地上，咱们……”

“别说了！”

胤禔身子猛地抖了一下，眼中莹莹，似有泪光：“说这个无用，当初你阿玛就是在这个屋里对我暴跳着说，我犯了谋逆罪，念及手足之情，从轻处置，将我予以圈禁，我说既然如此，谋逆在十恶之中，不若一刀砍了我，你也省心，你阿玛冷笑着说，我想让他背上杀弟的罪名，遗臭万年，他就非要看着我在这活棺材里幽闭而死，他才心安哪！”

胤禔说着说着身子一阵乱颤，到底还是止住了，声音骤然抬高道：“如今新君既来，胤禔仍是老话，要杀就杀，我胤禔皱一下眉头，都不是好汉！”

乾隆凝视着这个倔强傲慢的十四叔，久久才叹道：“十四叔，你与皇阿玛之事，责不在我，况且早已过去，如今朕前来，绝无笼络叔叔之意，也不诽谤皇阿玛是非，只是……只是……”

乾隆想起皇阿玛临终前日子所说的那些忏悔之语，又想起皇阿玛身首两分，死状之惨，无与伦比，不禁悲从心中来，号啕大哭，边哭边说：“只是十四叔与十叔之事，皇阿玛宾天之前源源提及，说是当时受奸人挑拨，又在气头上，处理重了，还有大伯，八叔他，都要我遵从遗命，代他完成心愿的……”乾隆将阿玛之话一句一句全述下来，好像觉得又是那天在寝宫听皇阿玛忍痛倒出那段心酸往事的样子，竟自泣不成声，无法再说下去了。

胤禔本来对这个侄子就没有太多恶感，十多年郁积之情早已呼呼欲出，此刻见乾隆捶胸顿足，涕泪交流，也是真情自然流露，不带半点矫揉造



清高宗乾隆

作，心中的感情“呼啦”一声如决堤洪水般涌将出来，竟从床上翻身滚落地上，辗转跌撞，号啕大哭：“老天爷，你咋不公平啊！”

胤禔一哭而不可收拾，十多年的不平，愤懑，坎坷，委屈全化为苦水，从眼里、嘴里、鼻孔里涌出，他声嘶力竭地哭了一阵。“皇上啊皇上，你知道在这活棺材里整天囚着是什么滋味？你有七个叔伯都埋在里头，埋死了呀！我想死都死不成啊！”乾隆热泪长流，想想十多年就只蛰居在杂草荒芜的小院里，看蓝天白云嬉戏，再正常的人也得给憋出病来。心头一阵发紧，俯身将胤禔挽起，扶他坐在椅子上，胤禔瘦削的身体好像因激动而瑟瑟发抖，乾隆镇定心神，柔声叫道：“皇叔，或许这都是天意，人力没法改变，现在好了，一切都过去了，皇叔当年雄风，朕至今仍记忆犹新，皇叔暂且先休养身体，这些天多到外边走走，去看看十叔，你们俩好好聊聊天。”

胤禔摇头苦笑：“人都这样了，还谈什么雄风，一天能有两个时辰出去走走，我已很知足。老十前两天见过了，一改飞扬洒脱之气，满口华严，必是……”

乾隆知他想说胤禔是失了心性，忙将话题岔开，强笑道：“皇叔，您以前在西边用兵打过胜仗，这些天西边又紧张了，朕想着皇叔先将用兵利弊写写，上个条陈，以后还要皇叔重振雄风，效命西疆呢！”胤禔眼中热泪横流，喃喃自语地不知说些什么，乾隆又谆谆告嘱了几句，才告辞出来。出了十四贝勒府，乾隆站了很久……

所有的文武大臣都注意到新君登位后雷厉风行地办理国事，为“冤狱”翻案的一系列举措。大家的眼光都很锐利，看到乾隆所作所为等于和先父拐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雍正皇帝一生以高压治人，将封建社会皇权的至高无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手下的大臣也都唯唯诺诺，不轻易表态。乾隆也感到他这个新皇帝和元老重臣之间，有一种难以沟通、各自为战的孤独隔阂感。他可以不像父皇那样对兄弟下手毫不留情，但是他必须首先树立自己的威信，决不姑息养奸，要给他们当头一棒，打得他们无法再站起来，然后才示以宽俭。“众口难调”，这是乾隆得出的最直接结论，这时他才意识到一切的一切仅仅才是开端，然而，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舵手，驾驭大清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终至大治。他有信心，爱新觉罗家族的热血本就是桀骜不驯的，永不服输的，如今已点点滴滴渗入他心中……

乾隆提出将伯叔胤禔、胤禔“酌量宽宥”，接着很快将两人释放，还给他们爵位。乾隆还主张将十四叔胤禔被囚禁十三年的俸禄补发给他，但被胤禔坚决拒绝了，为了补偿这个皇祖的十四子、他的十四叔，他最终还

是于十三年封胤禔为恂郡王。

在恢复皇室人员一定地位的基础上，对受牵连的其他宗室人员，乾隆也主张根据情节轻重适当放宽处罚，一定程度上恢复他们的自由。

乾隆政治上的精明，体现在他采取如此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时候，总忘不了要在舆论上做一番铺垫，找到一定的理论根据，以便给人一种“敬天法祖”的印象。他为几个叔叔翻案，本来明明白白地使雍正帝的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可偏又打出皇祖康熙帝的旗号，这是颇有意味的。为此他说：“谨查康熙五十四年增修玉牒时，圣祖仁皇帝将从前革去宗室莽古尔泰、德克赖、阿济洛等子孙，加恩给予红带，收入玉牒。此即圣祖加恩之成宪也。今应遵照此例，将阿其那、塞思黑之子孙，给与红带，收入玉牒。”这样就使走父皇雍正帝强硬路线的朝臣没有反驳的余地，“执中”方针名正言顺地得以贯彻。

雍正年间，年羹尧案是仅次于胤禔集团案的另一大案件。雍正三年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天象，为了讨好雍正帝，年羹尧报奏祥瑞，却弄巧成拙，不小心把“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正想找年羹尧岔子的雍正于是抓住了治罪年羹尧的借口，认为他心怀不敬，治以狂悖之罪。其实在今人看来，“朝乾夕惕”这个词语前后两个字顺序颠倒并不影响语意，今人为了活用旧词，往往翻新增趣，只不过不符合当时的语言习惯罢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最后雍正给年羹尧罗织九十二条罪状，革职削爵赐死籍没，年羹尧的幕宾邱鲁、汪景祺也被处死，亲属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做奴隶，并且以冒滥军功为借口，将一批在青海、西藏立功的文武官员革去职务，原因就在于他们是年羹尧的部下。

乾隆原本就认为父皇雍正帝对年羹尧等人的处理过于严苛，因而即位后不久，就特别谕旨吏部、兵部明确指出：年羹尧冒滥军功案件中的革职人员，“实因当日年羹尧营私作弊，伊等遂萌侥幸之心，其罪尚有可原。其革职人员内，未必无年力精壮，才具可用者。著明行文该旗都统等，该省都抚等秉公确查。”在这一谕旨中，年轻的乾隆弘历一方面先是维护父皇惩治年羹尧的正确性，一方面表明株连太多其他人员显得罚不当罪，并且明确要求起用“年力精壮，才具可用者”。

在当年处理年羹尧所引起的文字狱案件中，案件牵涉人员家属基本上都是无辜的，乾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而着手从宽赦免。乾隆元年三月六日，他谕令总理事务王大臣说：“朕重新审查了汪景祺的有关旧案，也明白汪景祺狂乱悖逆，罪情不容宽恕，但其逆书《西征笔记》，乃出游秦省时所作，其兄弟族属南北远隔，皆不知情。今事已十载有余，著将伊兄弟及兄弟之子发遣宁古塔者，开恩赦回。其族人牵连革禁者，悉予宽宥。”为汪景祺案牵涉的无辜人员澄清事实，并且“开恩赦回”，这是一项极好



清高宗乾隆

的善政，自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赢得普通士大夫和平民的理解，从而扩大了群众基础。

同时，对于受隆科多案而遭到株连的查嗣庭案，年轻的乾隆也进行了澄清，他明确表示：“查嗣庭本身已经正法，其子侄等拘系配所，亦将十载，亦著从宽赦回。”年轻的乾隆所进行的这一系列翻案举措，说明他的确在尽力纠正前朝刑狱案件兴株连的弊端，以树立乾隆朝推行新政的气象。前朝所做下的种种罚过其罪的案件，牵涉了很多无辜，有的官员被罢斥、废免，有的一直在看押之中，乾隆都根据不同情节加以重新起用、释放。刚刚即位，乾隆就对雍正朝革职的张楷、彭维新、俞兆晟、陈世倌四个人首先给予起用，并且解释道：“伊等获罪之由，尚非贪婪犯赃者可比，且尚有可用之才。”这四人都在乾隆朝担任了地方大员，成为乾隆的积极支持者。

原任云南巡抚杨名时，由于整饬官吏科敛，核实州县需要数目，酌定征收钱粮，减少对百姓的加派，结果使云南地方税收额下降，雍正帝把这一行为指责为“徇隐废弛，库帑仓谷，借欠亏空”，革职在云南待命。乾隆元年，乾隆弘历召杨名时进京，旋即加以重用，任命为吏部尚书。对雍正时期因参劾田文镜而被投进监狱的李绂、蔡挺，还有因此被流放充军的御史谢济世，乾隆也予以赦免放回议叙重新使用。被雍正帝判罪的军中将领，如傅尔丹、陈泰、岳钟琪因为对准葛尔用兵失败而被判罪，乾隆以岳钟琪平定青海有功，傅、陈二人“祖父俱有功勋”为理由，或平反或谕旨释放他们回家。

被借故降革的八旗将领，乾隆也一概予以宽免，并且尽力加以使用。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二十六日，乾隆登位不久，就决定赦免明亮等五十九名犯法欠帑旗人；而对觉罗查克散等不符合赦免条件的十名旗人本应追究的各项银两，则“俱著豁免”。对此案中被判以充军、戴枷监禁、扣俸扣饷者及其妻子家属，都一概加以宽免。

乾隆为了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所做出的一系列举措卓有成效，他以“宽则得命”，“君臣相得则治”的儒家传统政治方针出发，从皇室宗亲，到清廷重臣以及普通八旗将士、降革官吏、文人儒士，几乎没有一处不涉及，给予他们以原有的名誉和地位，甚至加以重用，极大地团结了一批人，为他新的治政方针服务。从整个社会效应方面讲，很大程度上平息了雍正晚年众臣对严猛政治不满的情绪，增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奠定了统治基础。

乾隆爱新觉罗·弘历登临大清皇帝位，虽然名正言顺，没有什么阻隔妨碍，但他所宣布的新政方针未必一下子为众朝臣所接受。父皇雍正以严

清高宗乾隆

苛著名，众朝臣已经习以为常，乾隆要想使政局平稳过渡，采取“宽政”，就必须有一定的策略，以免引起大的风波，于是他采用了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借助雍正帝的名义推行新政。

堂堂一朝皇帝，想推行新政却不能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愿望，这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康熙帝玄烨执政的时候，经过长期战乱，清朝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田野荒芜，人口锐减，百业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这时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缓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笼络汉族知识分子，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施行宽政是必然的要求，即所谓“非遍覆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到了康熙末期，康熙帝对臣下的一些不法行为了如指掌，但仍然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主张施政宜宽不宜严，以换取他们对大清王朝的效忠尽力。结果形成了“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几乎无法收拾的局面。四十五岁的雍正帝继承帝位之后，由于目睹康熙朝晚期的种种弊端，必然会加以匡正。

雍正帝胤禛继位后，遵奉矫枉过正的法则，鉴于前朝政务的松弛，采取了从严治政的施政方针，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惩治腐败的目的，但是严格到苛刻地步的政策，也给雍正王朝带来了大量的负面影响。



雍正皇帝四阿哥胤禛年轻时的画像

鉴于诸多的施政之误，乾隆登位以后，认真分析了皇祖、皇父时期的施政方针，特别是目睹了雍正帝施政过于严苛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认识到正是因为施政过于严苛，导致雍正朝出现接连不断的大狱，株连甚多无辜，君臣惶恐。然而由于雍正朝所形成的严政体制和官员风气，他采取